

張文昌文集八卷

(唐)張籍撰

宋刻本。

框高二十·一釐米，寬十四·五釐

米。每半葉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

存四卷(卷一至四)。

張籍(約七六六—八三〇)字文昌，《新唐書》本傳作和州烏江(今安徽和縣)人，蓋誤；宋湯中《張司業詩集序》考訂其為吳郡(今蘇州)人，蓋是。但張籍確曾移家和州烏江鎮，與和州有千絲萬縷的聯繫。唐德宗貞元十五年(七九九)擢進士第，韓愈薦為國子博士，終國子司業，故世稱「張司業」。籍以樂府名噪一時，其骨體實出王建上，後人概稱「張王」。籍性耿介，當時朝野名士皆與之遊，更與白居易、孟郊相酬唱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提要說張籍的文章只在《文苑英華》中載有兩封給韓愈的信，餘不概見。但就這兩篇文章，「相其筆力，亦在李翱、皇甫湜間，視李觀、歐陽詹之有意鏟雕，亦為勝之」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·張司業集》提要謂：「其《集》為張洎所編。洎《集》稱：『自丙午至乙丑，相次綴輯，得四百餘篇。』考丙午，為南唐李昇昇元元年，當晉開運三年；乙

丑，爲乾德二年，蓋洎搜葺二十年始成完本，亦云勤矣。」這段考證的思路很妥帖，但考證的年份很不確切。丙午不是南唐李昇昇元元年（九三七），而應是南唐李璟保大四年（九四六），也就是後晉開運三年（九四六）；乙丑是北宋太祖乾德三年（九六五），而不是二年，二年是甲子，不是乙丑。從開運三年至乾德三年，恰好是二十年。四庫館臣說張洎爲編輯唐張籍文集，花去二十年的功夫，搜葺始成，其說不誤。張洎（九三三—九九六）字師黯，一字偕仁，滁州全椒（今屬安徽）人。五代南唐時進士，後擢知制誥，遷中書舍人，參與機務，恩寵第一。入宋累遷中書舍人、翰林學士。至道元年（九九五）除給事中、參知政事，與寇准同列。其人博涉經史，多知典故，文采清麗。由這樣一個人用二十年時間搜集、編輯張籍的文集，應該是可以信賴的一個傳本，也應該是入宋以後各種傳本的藍本。當然，張籍詩的結集在唐代已經出現，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所著錄的《張籍詩集》七卷就是例證。《郡齋讀書志》卷十七著錄《張籍詩集》五卷，並謂：「其《集》五卷，張洎爲之編次。」可證到晁公武編《郡齋讀書志》時所見到的本子，就已是張洎編次，但是五卷的規制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十九著錄《張籍集》三卷，

並謂「川本作五卷」。與《郡齋》所錄卷數相符。又著錄《木鐸集》十二卷，謂：「張洎所編，錢公輔名《木鐸集》，與他本相出入，亦有他本所無者。」又著錄《張司業集》八卷《附錄》一卷，並謂：「湯中季庸以諸本校定，且考訂其爲吳郡人。魏峻叔高刻之平江。續又得《木鐸集》，凡他本所無者，皆附其末。」看來，自唐迄宋，張文昌的集子有三卷本、五卷本、七卷本、八卷本、八卷附錄一卷本、十二卷本先後流傳。其實大概只是卷帙分合的不同，內容並無明顯的增損。然這些傳本，今均已失傳，只剩下八卷本的蜀刻本，還有一個《張司業詩集》八卷《附錄》一卷的清初影宋抄本存世。從名稱上看，清初影宋抄本的底本，當屬魏峻平江刻本系統。魏峻，《吳郡志》卷十一有記載，他曾歷官太社令、軍器監簿，淳熙七年（一一八〇）權兵部侍郎，累遷兵部尚書，致仕。看來他確與平江有關，平江即是吳郡。陳振孫說他在平江刻過《張司業集》八卷《附錄》一卷，可信。這個本子是湯中湯季庸校定的。應是南宋初期刻本。現在我們據以影印的這個底本，是宋蜀刻唐人文集本。

傳世宋蜀刻唐人文集有兩個系統：一為十一行本，約刻於南北宋之際，今存駱賓

王、李太白、王摩詰，日本尚藏一種，凡四集；一為十二行本，約刻於南宋中葉，今存世者尚有十九種，其中就包括八卷本的《張文昌文集》。十二行本蜀刻唐人文集，書中光宗趙惇御名「惇」字及嫌名「敦」字皆缺筆避諱，表明其刻已屆南宋中葉。勘核現存這個系統的蜀刻唐人文集，其版式行款、字體風格、印紙墨色如出一轍，因疑其為斷代總集叢刻之散出者。據程有慶考證，宋王楙《野客叢書》卷五，出現了《唐六十家詩集》一名，但未說明由誰在什麼地方出版。宋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·王右丞集》提要亦稱：「建昌本與蜀本次序皆不同，大抵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異於他處本。」王楙生於南宋紹興二十一年（一一五一），卒於南宋寧宗嘉定六年（一二一三），福州福清人，所著《野客叢書》分門類聚，鈎隱挾微，考證經史百家，下至騷人墨客，佚草佚事，細大不捐。所記《唐六十家詩集》，在他下世前十七八年已經行世，當為親眼所見。陳振孫晚他三四十一年，但是著名的目錄學家，其所謂「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異於他處本」之說，絕非無稽之談。這就證明南宋中葉四川眉山地區的確刻過一部《唐六十家集》。直到明代楊士奇等核編的《文淵閣書目》，其卷十仍著錄兩部殘宋本《唐六十家詩》，說

明歷史上確曾有過《唐六十家集》叢刻行世。這個問題一解決，現存宋蜀刻十二行本系統唐人文集的版本問題便迎刃而解了。此本《張文昌文集》便是其中的一種。因此，此本亦可定為「南宋中葉四川眉山地區刻唐六十家集本」。此本現存雖只有四卷，但它是張集現存最早的刻本，是宋時舊第，不失其文物價值和版本價值。

此本鈐有「翰林國史院官書」、「劉體仁」、「潁川鎰考功藏書印」、「郇齋」、「祁陽陳澄中藏書記」等印記。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李致忠）